

如何看待俄羅斯變革

• 余世存

讀了《二十一世紀》第85期的「俄羅斯改革專輯」，老實說，感覺有些平淡，甚至不無失望。四篇文章基本上印證了我們多年來對「蘇東革命」後的俄羅斯感覺。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，我們中國人對俄國的變革信息接受得更感性一些，更「入戲」一些。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，我們中國人多年來對俄羅斯的了解總是零碎的、片面的，最初，她的變亂印象也讓部分中國人感覺惡劣難堪，讓另一部分中國人有了嚇唬他人的口實，因為據說那裏由黑惡勢力控制了，民眾生活困苦，交易買賣退回了以貨易貨的蠻荒時代；到普京上台，俄羅斯像大病初癒之人，雖仍呈病象，而壯盛之勢似乎不可遏止，俄羅斯的崛起是早晚的事。從制度層面看，她是強大的民主國家，還是強大的披着民主外衣的國家，人們至今仍難定論。四位教授的文章基本上不脫我們的這些了解。

四位教授是旁觀者而不能同情地理解，我們是了解不夠而不能理解得深刻。他們的時空觀跟俄羅斯人或我們中國人的大不一樣，他們不必關心對象自身的意義，他們也沒有給對象提供價值的義務，他們只須關心對象在自己既有意義框架中的位置。這是他們的專業分工。他們是本分的。

我認為俄國變化的可疑模糊處，也是對論者智慧才情或問題意識的挑戰處。就是說，觀察、分析俄國的政治經濟變遷，須要某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眼光，要能把自己和他人帶入情境中去。只有如此，我們對俄羅斯

才能同情地認知。俄國的民主轉型，顯然不是對已知的民主政治觀念的強化或註腳，而是對民主政治的豐富和深化。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轉型的問題意識正在這裏。作者顯然不理解這個國家和俄羅斯人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如同俄國還不知道如何自處並與他國共處一樣，西方至今同樣地不知道如何面對俄羅斯，同樣沒有接受俄羅斯的心理準備。

筆者此前也問過很多國際問題專家，意大利人、美國人、英國人都異口同聲地對俄國的發展變化評價不高，說西方不認為俄國是民主國家，俄國是不確定的。我想，這判斷跟部分中國人的沒有區別，都以為俄國人的這十年是白過了，沒有意義地折騰了。但一個變革中的社會怎麼會沒有價值呢？顯然，蘇東是革命了，但革命後的路更長，革命後的國家社會需要改革的手段及時跟上。對這種變革社會的政治哲學以及置身其間的俄國人的個體生存哲學，比如，俄國人是如何參與改革或制定國家政策的，是否適應了現代社會持續不斷變遷的品性，是否獲得了現代性中最寶貴的反思性，其資本主義要素(市場機制)和社會主義要素(福利保障)如何運作，俄國人是否具有健康的世界眼光等等，而非抽象的民主政治框架，才更需要論者能夠有所見證，有所判斷，有所發揮的。

俄羅斯的崛起是早晚的事。從制度層面看，她是強大的民主國家，還是強大的披着民主外衣的國家，人們至今仍難定論。很多國際問題專家，都異口同聲地對俄國的發展變化評價不高，說西方不認為俄國是民主國家，俄國是不確定的。部分中國人也以為俄國人的這十年是白過了，沒有意義地折騰了。但一個變革中的社會怎麼會沒有價值呢？

余世存 自由撰稿人